

跌筊仔

三叔公敬畢茶酒，挺回恭敬而低矮的身子，才剛抬目，入眼是二叔公的大兒子。

四十正碩壯。

佝僂三叔公，西裝褲襯衫、一髮油頭，鬢角飄揚風中：「叻，俺以為你疊凳仔欸。」風趣小老頭地，他笑說，「我們屋家就你盡高。」

我阿叔仔一人一百八獨立家族，超趕了多數長輩晚輩的身高。「無啦，俺鞋墊卡高爾爾。」他湊趣說。但遠不及三叔公那樣來得自然從容，那般談笑風生。

清明料峭。每年這時，我們家族的枝葉藩籬總要被釐清一次。

三叔公與二叔公之子，自然同屬一脈。家族晚輩卻因為太習以小家庭為常，就倚此思索著家人一切。

就這樣區別彼此。「今年要去二叔公家有？」、「去過姑姑家嘞？」、「去姨婆个有？」這樣，麼人又麼人屋家，我總這樣問。

於是當三叔公對阿叔仔說道，我們屋家，才回神過來，驚覺了，這塊圓形墳地裡或站坐聊笑或不語躺臥、陌生或熟悉的彼此，原來同屬一堂宗室。

依稀想起阿婆平素裡口中叨唸的一眾親戚，名字首姓，那聲腔調，原都相同。

一切串聯起了。宗族家庭親屬脈絡連結承襲，記憶於此刻才成為生活的一部分，而我也意識到自己是龐雜族繁不及備載裡的一部分。

每年看到親戚都得先耳邊問過父母：「要喊麼介？」「小叔公。」

喔，知嘞。

才三叔公好。

三叔公提起兩枚硬幣權充兩瓣木筊，訴請阿祖，他的爸爸。「我們朱家三大伙房就有到吼，振祥、振坤、振安。振翔他大兒仔、二心囚、兩啥孫仔、振坤兩啥兒女，再過來係俺同俺兒仔……」

老人家語調虔卑皆俱，但也是止於所當止，情不曾濫，也不失卻一份牽掛。

絲絲仔還牽到个，無斷、無會忘。

無過也做不得一直就掛到心上。按捏，無好過。

鏗鏗，筊跌筊落地上覆跳又止，一陰一陽，一次即升筊。

陰陽在，表人世陰間共處，一塊墳，祖先轉來、我們也轉來了。

回家後我這樣解釋道。

「俺昧無知啲。你按捏講，亦像做得。」阿婆這樣答：好像也可以。「就風俗嘛，傳下來欸。」照著做，準不錯。

「吼好，你們阿公詞道做得。」對著兒女訴說的口吻，把自己爸爸隔了一代說成兒女的阿公。三叔公委身挽起分散兩處的硬幣。「我們來坐聊哈。」

朱家伙房休息，等燒金紙放鞭炮。

一家人圍繞三叔公婆站著，互說近來事。

而那些舊古的情事，幾不被提起。所以話聲疏疏落落，一搭一搭地。親戚分散，很多近事都無法找到共通點，說得出口只能勞動工作政治時事，聊著聊著。彼此好像不太熟稔那樣子。

父輩之間不像小時候了，堂姐妹兄弟不太熟絡。

三叔公挺腰直坐，兩腿張開，拐杖拄正前，一瞬流過一家族長的風範，但隨即，那一股老么生來不擅處理的威嚴便速速隱去。

叔公信口總是好玩的，每每都能逗樂叔婆。

說道孫輩我哥牛仔褲上絲絲洞破，一段三叔婆曾不知流行的往事，看了就想拿針線攏起縫上。

老笑話兩老開懷，父輩少有滋味但也笑著，孫輩正好隱去自己父母後方。

無論婚喪節慶，家族團圓，祖、父輩和孫輩老是兩道分開，各自聚散。

低頭訕訕聽著，有一搭沒一搭地。

大人們好像說到番仔，後來他們抬頭看到，所以好像也說到老鷹、說到環境，又說到工作。

去年也提了老鷹。

公墓區來祭祖的家族不少，鞭炮聲跟人聲，人聲跟鞭炮聲。

鞭炮聲還有鞭炮聲、鞭炮聲鞭炮聲，還有，靜了好久以後突然傳來，彈開而慢爆的鞭炮聲。

父輩開始滑起手機。

他們小時可曾彼此熟悉，一堂兄姐妹無分老大老二老三之子女，各以兄姐稱。

「你二叔公哪，幾好年前做工時從個架子摔下來，頭那著地。裝了管子，」阿婆笑笑手指頭頂：「像個禾仔樣子，壓壓欸積水就會流下來。」

阿婆那時去看，「二叔啊，識得俺無？」二叔記得，大嫂嘛。然後看到我爸，「你二叔公倒到床上看到他吼，就只記得以前住山上那時候欸，說啊智鵬、智鵬，來二叔抱。

你爸按捏大碼隻一個人，就站著緊笑。」

以前那個竹篙仔，晾衫，二叔公就抱著爸爸上沖下滑的，拍拍曬暖的衣服，曬暖的被子。

好久以後三叔公說到孫輩我們，會無會客語？

「會！無按捏會就係啦。」破破地、總有一番顧慮與思索，像說英文那樣，隔層習慣在那。我說起客語來總要含含糊糊。

「係啦，現在就按捏嘛，細人仔，無會客語，無過還聽有就係啦。」祖輩笑說自然自然，他們舉目皆由天命、敬畏神靈鬼魂，而人本如此這般，小小的，就該活得安安靜靜。

時牽世易似乎在他們眼中從沒人為的進入，只有自然而然如此如此。隨世逐流，憂慮便不曾生。

「無會講就無會講，學麼？按艱苦。」阿婆揮揮手走人，不理也不睬我。

身邊會苦心苦言勉人學母語的總不會是他們。老人家不那麼活，好也好、壞也好，「小孩子總是乖的」，香火綿延族繁更迭，本分盡完有了子孫，老人家剩下的，也就都是子孫的了。死生有度。

身死後物傳下去，族譜血脈也傳下去。

他們從來都曉得，何時緣份已盡，便該止於所當止。

知道命了，對待惦念也能釋懷，從不強求。

「無過我們客家人異會吼。河佬人無像我們學河佬話學按快，他們學無按會客話。

按捏也做不得講我們厲害啦，會拍謝。」最後撿句河佬語，三叔公幽默說得叔婆又笑。

閩南語電影歌曲影集文集，路上行人開口臺語閉口臺語。

我這輩客家子弟最常說的就是：「客家話講著講著，閩南語就出來了。」

三叔公大哥的大兒子，我大伯就直接說出來，跟他的老叔叔說起電視跟電影，「个不都是講河佬話係？哪有係說客話的？麼人會學，學欵會？」

聽畢言論，三叔公頭一回失了語，愣愣。此後便少再開口。

父輩開始佈置鞭炮，原本圍繞一圈的家族分布也就變得零零落落。

「要打紙炮囉！」砰，大家捂上耳開始竄逃，除幾位一開始待在叔公婆身旁的大伯姑姑不便外，站得遠些的都能無所顧慮地跑。煙霧散去，彈滿身的灰燼碎紙。

小孫子們腿腳利索，沾染最少。

叔婆左手三指截斷，總是瑟縮袖內，右手卻仍纖纖素素，流過塵埃，半空中撫了撫三叔公的鬢角，撥開碎屑，視茫茫，說道蒼白。

她來時維艱，因為腿腳不便要由人攙扶，三叔公就躬身撥開路草小石，維護老妻，願為低頭。

那樣的低頭似在耕作，身子彎出虔卑，除草撥石，結滿稻禾，盈含人情與天情。

阿婆總以表情形容天，說客語「日頭發」就係太陽按捏絲絲欸，怕見笑，要出不出欸樣子。

落雨係天洩尿，打雷公係天泛臭屁。人與天有互動了，這樣就是。

人觀自然，物我大化便滄桑有情。

而三叔公如是低頭，眼角皺紋油亮，眼眶模糊，仿若有淚。一隻右手在土地上來去，一隻左手粗實，穿過流光，挽住叔婆肘腕。「妳要細意。」小心、小心。他說得多情，叔婆也笑。

兩人那樣的步履都維艱。

二叔公輕微中風在家沒來，彷彿四年前，是他最後一次親此祭祖，顛巍巍能走，但子女心不放總也近身與他並行。

一輪掃灑問祖、金銀燒完，些微中暑頭上便敷了層毛巾，我和三叔公他孫、曾未見面的堂弟一同照看。

鞭炮襲來他一手抖晃著對天搖起，慷慨訴說過往事。爆竹冲天好似炸彈遠襲而來，轟開他的過往時光。

事事如臨在前，而眉垂目青，也事事如雲霧散淡；齒磨齟褪，語音含在口中，滔滔也囁嚅。

家人在旁神情深處沉有慰色。

「我爸爸前幾天又住院了，小中風。」二叔公獨子說。

大家都顯得詫異。

可這四年來他過得安好啊。年年造訪，一次好似一次。

怎麼現在才說？

阿叔沒再往下接著。我不懂他看著我爸神情是兄弟默契，還是陌生無法言說。

朱氏一家三兄弟，至於最大的、我的祖父，在去年過世。最後一次來，也是十二年前了。

我和哥那時，頭一回被爸爸帶到他跟前。

他是你們阿公，叫阿公。「阿公。」好難得，這次爸不等我們在他耳旁低問。

「吼、好。好……」我們被抱。坐在墓邊，一手一個孫。忘記我把手放哪了，有拍拍他的背嗎，還是只躊躇空中？還只是懵懂去感受一個陌生人的擁抱，所以忘了手。「還有……幫我跟你們阿婆說對不起，吼。」他會不會比較親近他外邊的孫子？

我已遺忘那個人有否好好注視我們。還是眼神穿過流光？

三叔公呢，時隔二十年了，頭一回站在這塊墓上。

阿婆說，你二叔公原本也是不來的，那個人求了他，勉強肯來。「原本在頭份，是那個人才把墓搬來這欸，個地賣六十萬，在這買地蓋風水，三十萬。本當係別人家埋了幾年到，挖起來去火化才空下的，被他買了。」

一家人此時又圈繞起三叔公婆站著。
大家抿唇，沒說什麼。
而那些舊古的情事，當然更不被提起。
我們拿了香，問祖。

「笑杯係，祖先笑容瀟灑；若是跌無筊，兩隻都仆著，係祖先遣滋無歡喜。」
阿婆繼續補充道。

那麼，我自作多情地說，兩隻不同方向，一陰一陽，一笑一無，喜怒共榮，正符合人世無常。

我們初來，祖先高興，擲出笑杯，興未盡人就留下；直到了子女被死去父親好好再看過一遍，不會不高興，也沒什麼遺憾了，喜怒融通、陰陽平衡、人鬼間平和有道，我們才走。

談笑離席，阿祖自己一個留在墳裡，背影不會顯得落寞。

結尾三叔公請示曾祖要走，重複說道：「我們朱家，三大房，振祥、振坤、振安……」

一次即升筊。